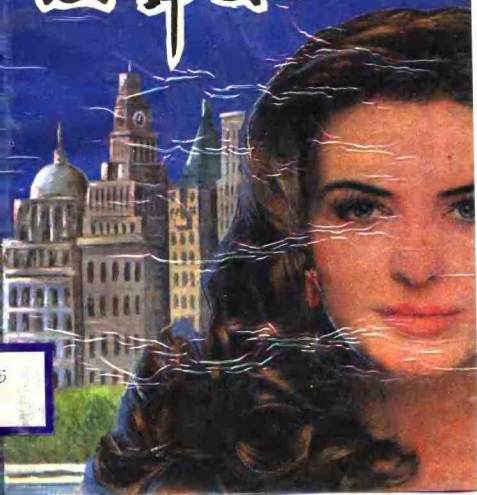


HONG WUNÜ

红舞女



I247.5

3325

3

红 舞 女

阿章 黄志远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B 548935

责任编辑 姚鸿光
插图 汪妙新

红 舞 女

阿 章 黄志远著

浙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浙江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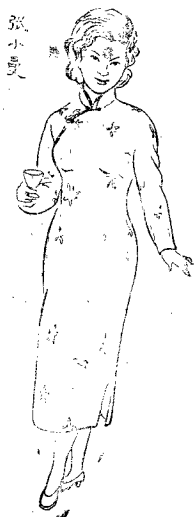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96000 印数(1,001)—10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21-5/I·119 定 价: 3.5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旧中国舞女生活的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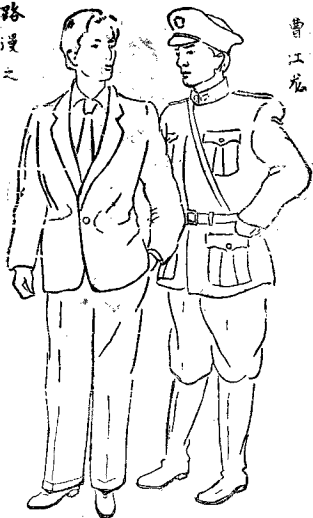
作品以1948年国民党政府严令禁止营业性舞厅而引起的上海舞潮为背景，生动地塑造了上海抗战以后一批舞女形象。其中既有一部千金、过着糜烂奢侈生活的交际花式的舞女，也有被人当作摇钱树，最后被迫跳楼自尽的红舞女；既有沦为媚妓的年幼舞女，也有遭人玩弄后被遗弃的中年舞女。作品揭露了旧上海达官贵人、流氓政客、军阀特务等黑势力对舞女的摧残、蹂躏，同时也反映了舞女们在重重压迫下的觉醒。



留
髮
會



路漫之



曹江龙



华永薇

目 录

第一章	神秘女郎	1
第二章	奇异婚变	40
第三章	禁舞声中	80
第四章	舞女泪痕	119
第五章	悠悠情思	162
第六章	桃色诱惑	205
第七章	义舞风波	249
第八章	逼良为娼	293
第九章	舞潮狂飙	359
第十章	血溅金门	384
尾 声		422

1947年8月，为配合“戡乱总动员令”的实施，提高前方将士士气，挽回战争败局，国民党政府下令全面禁止营业性舞场，上海数千名舞女面临失业危机。一场震惊中外的禁舞风潮由此而起……

第一章 神秘女郎

1948年元旦。上海。

座落在巨泼来斯路上的天乐舞厅灯火辉煌，玻璃门上方的霓虹灯在夜色里时隐时现，“蓬嚓嚓”的舞曲带着色情的气味，随舞客们的进进出出而飘散到马路上，与因物价飞涨而变得萧条的市面形成强烈的对照。

天乐舞厅老板杜得贵，乐不可支地站在舞场一角的柜台边，一手反撑着柜台，一手捏着白玉烟嘴，肥厚的嘴唇里不时吐出一个烟圈。

“老板，今朝的生意没有闲话了。”

柜台内，瘦脸尖腮的帐房李鸿达边点着大捆的钞票边操着上海话讨好着杜得贵。

杜得贵得意地掸掉落到西装上的烟灰，挺着被油水日渐撑圆的肚子，一对小眼睛仍旧扫视着客满了的舞池。

几个月前，天乐舞厅还只是上海滩的末流舞厅，门庭冷落，舞客以小职员和家境富裕的大学生为主，别说是一掷千金的达官贵人们不来光顾，就连中等舞客也不屑前来。

“赤佬，再没有起色，就卷铺盖滚蛋！”

因生意不好而减少收入，使天乐舞厅的后台老板赵阿虎大为震怒，把门徒杜得贵叫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杜得贵吓得心惊肉跳。赵阿虎是黄金荣的养子黄源焘的徒弟，靠着是黄金荣徒孙这层关系，向来为所欲为，心狠手辣。杜得贵清楚，在这样一个“老头子”面前失宠意味着什么。因而挖空心思地动了一番脑筋。也该是杜得贵时来运转，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为舞厅觅到了一根足以吸引达官贵人光顾的“台柱”，加上杜得贵在对外吹嘘上略施小计，居然使他经营的天乐舞厅门庭若市，最近一段时期，竟天天客满。在一片楚舞声中，天乐舞厅还有如此盛况，一则是闻知上海舞厅业9月前都将关闭的消息后，舞客们抱着最后尽情玩一番的心情变本加厉地出入舞场，二是天乐舞厅的新“台柱”确有勾人魂魄的魅力。

此刻，杜得贵的目光虽是不时环视着整个舞场，但他最注意的还是离舞池较近的一张桌子，偷眼观望着在陪舞客“坐台子”的新台柱——舞女吕倩如。近年来，身为舞厅老板的杜得贵没有少和容貌俏丽的舞女打交道，拈花惹草的经验也已经可以著书传世了，可是每当看到吕倩如，他还不免怦怦心跳、神魂颠倒，只是怕得罪这棵摇钱树，才一直克制着邪念。另外，两人过去的特殊关系也使杜得贵摆脱不了自卑之感，从而使他不敢轻举妄为。

换了一根“三五牌”香烟后，杜得贵开始用舞厅老板的目光去打量着吕倩如。就一个舞女来说，三十四五岁的吕倩如已经过了舞女的黄金年龄。但是，就一个女人来说这又是最成熟的时期，况且吕倩如的容貌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轻。吕倩如那种成熟少妇的妩媚、丰满和端庄，是众多看惯了年轻舞女轻浮举止的舞客们乐于换换口味的；特别是吕倩如那种贵妇人般的雍容大方，高等文化修养下的幽雅谈吐，更是一般文盲半文盲的年轻舞女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众多喜欢攀附风雅的舞客被吸引到天乐舞厅来的原因。

“一般人都会漏过这等货色，偏偏我识货。”杜得贵看着向吕倩如献殷勤的舞客，暗暗自鸣得意。

身为赌徒的杜得贵在聘用吕倩如当舞女的问题上，确实是在赌一下运气。当时，吕倩如提出的“下海（下舞池）”条件是任何一个舞厅老板都不肯答应的：1，不得向除杜得贵以外的其他人泄露她的名字；2，每天叫汽车接送她上舞厅和回家；3，若舞客有不轨行为，舞厅方面必须立即出面干涉。条件虽然有些苛刻，但杜得贵都一一答应了。他认定了吕倩如会招徕舞客，所以甘冒被同行们取笑的风险。结果，他赌赢了。事实上，也只有象他这样了解吕倩如身世的人才会知道，吕倩如这样一个前将军夫人落到当舞女的地步，提出这些条件却并不过份。因为她总要为已故的将军留点面子，或许还要瞒着仍活着的亲属，还要保留点清白。在杜得贵看来，只要能为他赚钱，什么条件都是可以答应的。

令杜得贵高兴的是：当初的“约法三章”在吕倩如转红后倒起了阻止其他舞厅来挖台脚的作用。靠着这个“约法三章”，杜得贵也盘剥了吕倩如的大量收入。现在，舞厅和吕倩如是四六成舞票拆帐。而象吕倩如现在这种拥有大批舞客的

红舞女完全是可以拿八成的，最起码也得三七分成。

“杜老板，生意真兴隆阿。”正在杜得贵自我得意之际，一个尖细得有点象女人的声音在帐房间旁响起。

杜得贵有点扫兴地侧过头来，上下打量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陌生人。此人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白净的脸上挂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着一件却克丁呢的双排纽西装大衣，小分头梳得一尘不染。杜得贵觉得此人有点面善，只是一时记不起来在哪见过，对方身上那套用时髦进口呢料制成的西服也使他不敢小视来者。他拿下烟嘴，敷衍道：“先生是……”

“杜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呵！”

来人微笑着把一张名片递到杜得贵面前，名片上印着“上海《立报》记者高楚君”。

“噢，是高记者。”

杜得贵终于想了起来，这位高楚君和自己有过一面之缘，那天去《立报》办事时，还是高楚君为他指出了总编辑室的门径。

“鸿达，给高先生倒杯酒来，要法国香槟。”杜得贵客气了起来。《立报》的老板是杜月笙的大徒弟陆京士，很有权势。虽然，杜得贵的祖师爷是与杜月笙齐名的大流氓，但对杜家的人也不敢轻易得罪。

“谢谢。”高楚君从李鸿达手中接过酒杯先端给杜得贵一杯，然后才端起另一杯，呷了口，说：“杜老板，贵舞厅最近名声大振呵。”

“哪里。”杜得贵笑了笑，“混混而已。禁舞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朝不保夕喽。”

高楚君摇摇头：“老兄何必如此过谦。你这里的生意就是好嘛。不过，老兄别忘了我们《立报》倒是真的。”

“高先生言重了。”杜得贵警惕地瞥了一眼高楚君，对方看来不象是准备下舞池玩一番的，似乎是专程来此另有所图。他把酒杯放到柜台上，慢吞吞地往烟嘴上插着香烟，等点燃后，他才又开口说：“先生有话，请当面讲。”

“爽快，杜老板不愧是军人出身。”高楚君把香槟全灌进细长的脖子，掏出染有香水味的手帕抹嘴唇，眨着眼睛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是想问你借样东西。”

“借东西？”杜得贵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心里在想：小子，你竹杠敲错了地方。他嘴里却说：“高先生，说吧，只要我有，什么都好商量。”

“把你那个尤物借我用用。”

“油壶？”杜得贵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意，侧过脸来又问了一句，“我哪有这东西？”

高楚君拍拍杜得贵的肩：“把话再说得明白点，是要借你那个‘神秘女郎’用用。”

“借她？”杜得贵的两颗小眼珠从眼眶里瞪了出来。

二

吕倩如在舞池里伴舞。

如果以花来形容女人的话，那吕倩如就象一朵盛开而且是开足了的花，虽说一阵风雨它就会凋零，但怒放着的花朵无疑是花丛中最惹人注目和喜爱的。当然，吕倩如所吸引舞客们的并不仅仅是她那白皙的皮肤、姣丽的面容和被墨绿色丝绒旗袍衬托得丰满、匀称的身躯，更重要的是她那特有的

风度和气质，……

现在，在《小放牛》的乐曲声中，接着吕倩如慢舞舞步的半老舞客注意的也正是吕倩如的气质和风度。

“吕小姐看来出身很高贵。”

“当舞女的谈得上高贵么？”吕倩如垂着眼睑答道。她稍稍推开面目清癯的舞客，以免乳峰碰到对方的手肘，而眼前这个貌似文雅的半老舞客却在极力造成这种接触。好在对方除了色迷迷的眼光外，两只接着她的手还较有分寸，保持着礼仪。

“可以把你的身世告诉我吗？对我来说，你可真是一个神秘的女郎。”半老舞客轻轻地问着，把吕倩如带到舞池中人较少的一角，象是对吕倩如产生了很浓的兴趣。

吕倩如心头有些发酸，强颜欢笑道：“你我萍水相逢，逢场作戏而已，有这个必要吗？”

“哎，有了萍水相逢才有长相知嘛。”半老舞客嬉笑着俯下头说。

吕倩如厌恶地避开对方的目光，这种挑逗的话，她已听得太多了，因而也不象刚开始那样会恼怒得满脸绯红。她带着笑正告道：“先生别开玩笑。我来当舞女也只是为了养活自己。我们这种人是不会敢有非份想法的。”

“其实凭吕小姐的才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职业。”半老舞客正色起来：“要我帮忙吗？”

“谢谢。”吕倩如摇摇头。要是换个地方有人对她这么说，那她是会感兴趣的。但在舞池，她不相信任何人对她说的甜言蜜语。因为她清楚在恭维她、讨好她、为她掷钞票的背后，目的都只有一个——把她勾引到床上去……当“货腰女郎”对吕倩如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堕落和耻辱了，她发誓要

守住自己的清白之身，决不沦为娼妓——货腰又卖身。

“你象在生气？”半老舞客从吕倩如的神色里发现了有些异样。

吕倩如笑了笑，作为一个舞女，她也不愿得罪和失去舞客的。除非对方的举止实在过份了。“看你说的，我凭什么生气？”

半老舞客也笑了，他不甘休地说：“身世是不大可以随便说的，不过，吕小姐的大名总可以让我知道吧？”

“现在这样称呼不就可以？”吕倩如反问了一句。来舞厅后，她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舞客和其他同行。听任别人以吕小姐来称呼她。尽管她已不是小姐，但在这种场合也只能以此来取代自己的真实名字。她生怕传到自己多病的婆母和念高中的女儿耳中，现在的这种耻辱，她一个人忍受已经够了，还能再让祖孙两代人受到刺激吗？

“怎么，连芳名也不肯告诉我？”半老舞客固执地追问。

吕倩如苦笑着：“以后再告诉你好吗？”

“暂时保密，好呵，客随主便。”半老舞客微笑着，趁势把吕倩如柔软的腰肢搂紧了一些。

幸好一曲终了。半老舞客只得松开吕倩如，双双回到桌旁坐下。

坐定后，半老舞客扬起了手。一个仆欧走了过来，“先生，要什么？”

“两杯香槟，要上等的。”半老舞客吩咐道。

“马上就来。”

仆欧朝吕倩如使了个眼色，恭贺她又有了个新的阔主顾。

“吕小姐，请。”待酒端到桌上后，半老舞客有礼貌地做了个手势。这种价格昂贵的酒，舞客们一般都不饮用。舞女陪舞客坐台子所能享用到的“酒”，其实是白开水来代替的。时下“戡乱总动员令”的雷声很大，上海滩不免要洒些小雨点，于是舞女和舞厅供应的昂贵洋酒便成了御用小报的攻击目标，在禁舞声中，一般舞厅连洋酒都不供应。只是杜得贵自恃牌头硬，所以照样供应高档洋酒，以吸引阔舞客。

吕倩如矜持地点点头，但并没有去动那杯酒。在心里，她很怕这种以占有、玩弄漂亮舞女为目的而来的阔佬舞客。她打量着鼻子上布满血丝的半老舞客，不知道对方请她喝酒后还会怎样。

半老舞客呷了口香槟后，从西装内袋中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吕倩如：“吕小姐，这是鄙人的名片，以后请小姐多多关照，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也请开口。我愿尽力为吕小姐效劳。”

吕倩如从名片上知道对方是市参议员，对方的身份似乎不会妄为的。同时李云先这个名字她也听说过。自从南京行政院自去年8月起要上海限期禁舞后，李云先便在舞女中有了名气，因此他是坚决反对禁舞，多次在市议会上慷慨陈词，要求取消禁舞令。出于自身的利益，吕倩如对这位反对禁舞的参议员怀有感激之情。她把名片放到桌上，客气地说：“原来先生就是帮我们舞女说话的李参议员。”

李云先得意起来：“跳舞有锻炼身体之意义，且为文明各国社交礼节，故本人向来认为：跳舞不但不应禁止，还应加以提倡。跳舞是正当娱乐，不应与其他不正当娱乐等量齐观。再说亮些，女人是繁荣都市的重要因素，这是不可否认